

清抄本《恭寿堂诗》与清初满族诗人高塞

李 芳

内容摘要:清初满族宗室诗人高塞,著有《恭寿堂集》一卷,传本极为罕见。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《白燕栖诗草》中,附有《恭寿堂诗》一卷十五首,多为其在辽东游览、酬唱之作。高塞一生隐居盛京医巫闾山,乐于结交文士。他与东北流人频繁往还,并曾营建东平书院,成为清初辽东一处重要的文学场所。

关键词:高塞 《恭寿堂集》 流人 孙咏 函可

清初满族诗人高塞(1637-1670),爱新觉罗氏,清太宗皇太极第六子,号敬一主人。初封辅国公,康熙八年(1669)九月,进镇国公。九年八月卒,谥愬厚。《清史稿》卷二一九有传。王士禛(1634-1711)《池北偶谈》谓高塞名“国鼐”,铁保(1752-1824)《熙朝雅颂集》、《白山诗介》二书中作“国鼐”,均为满文音译之转写。

清朝定鼎之后,与其他从龙入关的八旗子弟不同,高塞世居盛京,并在医巫闾山幽居,以诗画自娱。王士禛《池北偶谈》“敬一主人诗”条曰:“敬一主人,性淡泊,好读书,善弹琴,工诗画,精曲理。尝见其仿云林小幅,笔墨淡远,摆脱畦径,虽士大夫无以逾也。”^①宗室昭槱(1776-1833)《嘯亭杂录》“敬一主人”记:“敬一主人讳高塞,世居盛京。主人善文翰,诗多清警。爱医巫闾山幽雅,尝于夏日读书其间,有辽东丹王之风。”^②医巫闾山,古称于微闾、无虑山,《周礼》即载此山,曰“东北曰幽州,其山镇曰医巫闾”,今在辽宁锦州境内。

高塞在清初极有诗名,康熙至乾隆间的多种书籍中均记录他曾作有《恭寿堂集》。王士禛《池北偶谈》谓“有《恭寿堂集》一卷,颇多警策”;“虞山孙咏

①王士禛:《池北偶谈》卷十五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362页。

②昭槱:《嘯亭杂录》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291页。

录其诗传之”。乾隆间诗人法式善(1753-1813)在《奉校八旗人诗集题咏》五十首中,开篇即咏《恭寿堂集》,诗曰:“寥寥十五篇,元气浑中天。古曲何人识,清代一代传。文章乘运早,豪杰盛恩偏。《恭寿堂集》,常熟孙某所刻。独托渔洋老,称名讹误传。”^①“常熟孙某”,即“虞山孙昉”。但《恭寿堂集》刻本未见他书著录,恐是法式善误记。《嘯亭杂录》中说,高塞“有寿祺堂集行世,渔洋《池北偶谈》中曾采其诗句焉”。《寿祺堂集》之名未见于他书,亦恐为昭槿误记。清末民初,恩华(1867-1937后)所编《八旗艺文编目》中亦著录《恭寿堂集》,并注“《嘯亭杂录》作寿祺堂”^②。恩华“凡见一书,必多方购置”^③,在著录时,已搜罗购置之书均标注“收”字。此条后并无标记,可见恩华本人未曾见过此书。

铁保编撰的《熙朝雅颂集》中,开卷即推高塞诗十四首为首,被研究者认为是目前仅存于世的高塞诗作^④。近人徐世昌(1855-1939)编《晚晴簃诗汇》中录高塞诗五首,亦未出铁保所录范围。

二

山东大学图书馆特藏部藏有清抄本《白燕栖诗草》,共八册。《清人别集总目》及《山东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书目》均著录^⑤。该书作者博尔都(1649-1708),字大文,号问亭、东皋渔父,清宗室,为努尔哈赤第六子塔拜之孙。集中另附有《修庵诗抄》、《恭寿堂诗》和《花屿读书堂小稿》三种,作者分别为德普、高塞和吞珠,均为清代宗室中有名的诗人。

此《白燕栖诗草》(四卷四册)、《修庵诗抄》(三卷三册)与《花屿读书堂小稿》(一卷一册),书前均有序,唯《恭寿堂诗》附于《修庵诗抄》卷末,首行仅录“恭寿堂诗”四字,未标注作者郡望及姓名。因此之故,《清人别集总目》著录中缺漏此书;《山东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书目》则误录为德普所作。

《白燕栖诗草》卷首钤“怡府世宝”、“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”、“冰玉主人珍玩”三印,为弘晓书画藏印。弘晓(1722-1788),字秀亭,号冰玉道人,怡亲王胤祥子,雍正八年(1730)袭封怡亲王,谥曰“僖”。此书避“晓”字讳,当为弘晓袭怡亲王后府中抄录,故应为雍、乾间抄本^⑥。

书中所附《恭寿堂诗》,共收录高塞诗作十五首,依次为:《登医巫闾山观

①法式善:《存素堂诗初集录存》,清刻本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476册。

②恩华:《八旗艺文编目》,辽宁民族出版社,2006年,第82页。

③《八旗艺文编目》序,第1页。

④《满族文学史》第二卷,辽宁大学出版社,2012年,第30页。

⑤李灵年、杨忠:《清人别集总目》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8年,第2165页。张宗茹、王恒柱:《山东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书目》,齐鲁书社,2003年,第526页。

⑥黄斌:《清代宗室诗学经典之选——兼论山师藏本〈白燕栖诗草〉的文献价值》,《民族文学研究》2011年第5期。

音阁》、《戊申春日行次蓟门登独乐寺》、《宿向阳寺》、《赠正寓》、《游千山祖越寺登莲花峰》、《龙泉寺》、《宿香岩寺绝顶》、《大安寺》、《悼剩和尚》、《赠御院焦冥道士》、《秋怀》、《立秋》、《秋怀寄耿驸马》、《丙午七夕之秋》、《丙午中秋》。

将清抄本《恭寿堂诗》与《熙朝雅颂集》所录高塞诗相较,前者多《丙午七夕立秋》诗一首;此外,《戊申春日行次蓟门登独乐寺》,后者作《戊申春日行次蓟门登独乐寺阁》;《赠正寓》,后者作《赠正寓和尚》;《赠御院焦冥道士》,后者作《赠焦冥道士》;《秋怀寄耿驸马》,后者作《秋怀寄友》;且二书所录诗歌的编排次序有所不同,可见来自于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。

再以清抄本《恭寿堂诗》与王士禛《池北偶谈》中收录高塞诗相较,二者所录从诗题、内容到次序,全然一致。王士禛与高塞为同时之人,据其“有恭寿堂集一卷,颇多警策”一语观之,他应该见过《恭寿堂集》全本,而且,他所看到的,是“虞山孙咏录其诗传之”的孙咏抄本,并在《池北偶谈》中摘录其中十五首。

《恭寿堂诗》的抄录者孙咏(1626-1694之后),字赤厓,江苏常熟人。少游文社,丁酉年(1657)乡试中举,后因科场舞弊案牵连,谪戍尚阳堡。康熙帝东巡时,献颂万余言,康熙帝赞叹不已,赦还。归乡后以诗画自娱。卒后葬于练塘师古桥^①。孙咏远戍吉林,高塞曾留其在邸中数载,昭梈因赞曰“其爱才也如此”^②。由是可见,高塞与孙咏相交之厚。孙咏受到康熙召见时曾作《十月十四日召至行在即事二首》,在诗中自注云“敬一主人有十年宾从之雅”。而在归乡之后,又为高塞作哀悼诗曰:“诗如摩诘画云林,十载边庭结纳深。每到花时常设醴,常从月夜想行吟。平生知己原无偶,草野酬恩但有心。华萼楼空猿鹤散,千秋谁识广陵琴。”^③

孙咏作为一名汉族文士、东北流人,将宗室高塞推许为生平唯一的知己,二人的情谊,非同一般。据王士禛的记载推测,孙咏在遇赦归乡之时,将高塞诗抄本携至京师乃至江南,高塞的诗作方得以流传。

在记录高塞诗作的著述中,唯王士禛与高塞为同时代之人,其后,在乾隆间法式善的记载中,他看到的只不过是“寥寥十五篇”,或许正是王士禛所记录的这十五首诗歌。清抄本既然成书于雍正、乾隆间,且将高塞之诗附于德普《修庵诗抄》诗集之后,又与其他三书不同,并无原书序跋,则抄录者很可能也并未见到全本的《恭寿堂集》,而是直接或间接源自于王士禛的《池北偶谈》。

三

满清入关前的旧都盛京(今辽宁沈阳),1625年,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于

①孙咏生平事迹,参张慧剑:《明清江苏文人年表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8年。

②昭梈:《嘯亭杂录》,第291页。

③孙咏:《孙蔗庵先生诗选》,清抄本,国家图书馆藏。

此,在清代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。虽然高塞并未像其他旗人一样,处于北京这样浓厚的满汉交汇的文化氛围之内,但是,他所居住的盛京,也是清初一个重要且特别的文化中心。盛京与铁岭、尚阳堡,是清初流人聚集的三大地域,共同构成了独特的流人文化圈。

讨论高塞在盛京的文学活动与交游,就不得不提到清初流人中的一名重要人物剩人和尚。高塞《悼剩和尚》诗曰:“一叶流东土,花飞辽左山。同尘多自得,玩世去人间。古塔烟霞在,禅关水月闲。空悲留偈处,今日共跻攀。”剩和尚,即剩人和尚,法名函可(1612-1660),字祖心,号剩人、罪秃,俗姓韩,名宗騄,广东博罗人。顺治二年(1646)正月,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王朝,函可将亲历清兵攻陷南京的重大事变记为私史《再变纪》。顺治四年,函可离开南京返广东,出城时被清兵搜出《再变纪》手稿,被捕,押解至京。后流放至辽阳千山,敕住慈恩寺。函可案被称为清代第一宗文字狱。

千山,位于今辽宁省鞍山市,自古佛教和道教都极为兴盛。函可流放到千山之后,在沈阳开坛讲法,“说法医巫间,七坐道场,全提直指,绝塞罕闻,一时缁白,称佛出世。”“开法之日,元旦,喇嘛率诸辽海王臣道俗,称佛出世……同时谴谪诸大老,若大来左公、吉津李公、昭华魏公、龙衮李公、雪海郝公、天中季公、心简陈公,始以节义文章相慕重,后皆引为法交。”^①函可有咏医巫间山的《望医巫间》,曰:“一片晴云万壑间,行人立马自开颜。风沙此际还留胜,岂必罗浮是故山。”^②

此外,函可《千山诗集》中尚有《留龙泉静室》、《宿向阳寺》、《游大安寺》、《游龙泉寺》、《游香岩寺》等诗作,可以看出他的履足地,与高塞诗歌中所展现出的多重合之处。

函可在流放过程中的另一项重要活动,是他在千山组织了当时东北“最为重要的文学团体”:“冰天诗社”^③。《千山诗集》卷二十“冰天社诗”中载有社人名录及社人诗作。高塞诗《赠御院焦冥道士》中的焦冥,即诗社中成员之一,并在《千山诗集》存诗二首。焦冥俗名苗君稷(1620-?),字有郇,昌平人。明时诸生,流寓辽东,高塞与他多有赠答之作,《焦冥集》^④中的多首诗歌记录了二人交往的情状。

居住地相去不远,拥有共同的生活圈和朋友,隐居于医巫间山的高塞是否可能是冰天社诗其中一员,如今难以确凿证实。因为此社的所有成员,在诗社的

①函昱:《千山剩人和尚塔铭》,函可著,严志雄、杨权点校:《千山诗集》,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,2008年,第8页。

②《千山诗集》,第417页。

③严志雄:《忠义、流放、诗歌——函可禅师新探》,《千山诗集》,第1-56页。

④关于《焦冥集》的版本和内容,可参刘刚、李德山:《孤本〈焦冥集〉的版本、内容及文献价值》,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13年第6期。

名单之中都采用了佶屈聱牙的代称,而非真名,使得他们的真实身份难以考述。

虽然全本的《恭寿堂集》迄今未能得见,但从焦冥与孙旸的诗篇中,仍能补充部分高塞在盛京及附近千山等地的行迹。焦冥《上辅国公十三韵》诗曰:

圣朝崇孝治,尊祀命天潢。功冠微垣重,衣联袞钺光。九霄抟凤翮,千里策龙骧。路转关河壮,风回棣萼香。熊罴增肃穆,陵寝上青苍。民仰车尘后,歌传世德长。推诚怜下士,师古好蒙庄。雄剑秋霜敛,焦琴静夜张。声馀青玉案,杯注紫琼浆。养晦升平日,游心翰墨场。山川生翠幕,云雾走雕梁。辽左虽为盛,周南又一乡。自非幽谷隐,接席益彷徨。^①

东北的永陵、福陵和昭陵,分别葬着爱新觉罗氏远祖肇、兴、景、显四祖、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,有清一朝,向来是皇族宗室时常瞻仰朝拜之地。“圣朝崇孝治,尊祀命天潢”,高塞长居盛京,并不时前往永陵、福陵拜谒,也与清初尊崇辽东肇兴之地有着莫大关系。

高塞定居辽东之后,诚如上诗所记,“推诚怜下士,师古好蒙庄”。他在东北结交文士,乐与文士从游,焦冥曾有诗题曰《辅国公去城东数里,植柳种菊白屋中,起绕以垣,曰东平书院》,《中秋夜从辅国游东园得“东”字》。高塞营建的“东园”,隐然成为流放于东北边塞的汉族文士们的心灵栖息之所。孙旸《十月十四日召至行在即事二首》诗中将之比作西汉“梁园”^②,文风之盛,可见一斑。孙旸又有《立秋镇国公东园宴》一诗,曰:“金风徂暑火西流,朱邸开樽月满楼。筵为穆生常设醴,人同宋玉又逢秋。窗临碧树寒声早,座近青莲夜色幽。伫看小山丛桂发,不须招隐更来游。”

东北流人是清初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群体。这批为数不少的文士从中原、从江南、甚至从更为遥远的岭南来到极北之地,孑然一身,举目无亲,在全然陌生的环境中度过了数年、数十年乃至余生。远离故土、亲朋和熟悉的生活状态,他们未免内心凄惶,此时,高塞礼贤下士的态度,东园雅集熟悉的气息,无疑让他们得到了莫大的慰藉。高塞其人,不仅是清初旗籍诗人中的佼佼者,更是流人文学中重要的凝聚力量。

【作者简介】李芳,女,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。研究方向:古代戏曲、俗文学。

①本文所引焦冥诗均出自广东中山图书馆藏清刻本《焦冥集》,承蒙刘刚博士赐示复印件,特此致谢。

②孙旸:《孙蔗庵先生诗选》,清抄本,国家图书馆藏。